

依依青梅晓

她的竹马被郡主看上，不惜自毁容貌拒绝郡主，满城震惊中，她不顾一切地嫁给了毁容后的他。

「都不过是皮囊罢了，你从前就很好看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。」

（一）

潘岳在九岁那年失去了母亲。

彼时潘府上下一片哀悼，他穿着素衣，跪在灵堂前为母亲烧纸，见到杨容姬来时，吸了吸鼻子，明明是要挤出一个笑脸，却笑得比哭得还难看：「喂，丫头，我娘没了……」

杨容姬上前拉住他的衣袖，仰头轻轻摇着：「檀奴哥哥，你为什么不哭？」

潘岳别过头，闷声闷气：「我才不哭呢，我娘最讨厌我哭，被我娘看见了会不高兴的……」

声音发着颤，即使极力抑制着起伏的胸膛，眼眶却仍是不由自主地泛了红。

像明白了什么，杨容姬望了潘岳半晌，忽然伸出一只小手，覆盖住了那双温热的眼眸。

「檀奴哥哥，你哭吧，这样你娘就不会看见了。」

外头屋檐上的雨水滴答坠落，伴着堂内的絮絮安抚，像一首静静的歌谣，氤氲了悲伤，温暖了心跳。

一开始还企图挣扎的潘岳，泪水无声漫过指缝，埋在杨容姬怀里哭了好一阵后，才像反应过来，猛地抬起头推开杨容姬，顶着张惨白兮兮的小脸瞪向她：

「死丫头，真讨厌！」

这句话不知对杨容姬说过多少遍，潘杨两家是世交，他们从小就在一块玩，只有杨容姬才会叫他的小名「檀奴」，可对于这个过于早慧的世妹，潘岳真是有太多说不上来的郁闷。

他六岁作诗，是十里八乡都传颂的神童，可这「神童」有一半是被杨容姬逼出来的。

杨家只得这一个女儿，杨父把杨容姬当男孩来教养，偏生杨容姬又聪明，与潘岳跟的同一位先生，两人平日里便少不了比较，潘岳只能可着劲地学，气得对杨容姬哼哼：「姑娘家的不能太聪明，聪明得惹人厌！」

杨容姬也不恼，依旧成天跟在潘岳屁股后面跑，潘岳凶她，她就摇头：「我一点也不聪明，我只想跟檀奴哥哥玩。」

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潘岳都喜欢坐在府里的桃花树下发呆，桃树是母亲早年种下的，如今已是一片灼灼之景。

杨容姬时常会来看他，潘岳却连捉弄小丫头的兴致都没了，只是倚着长廊，自己也不知道何时会走出哀伤。

那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一天。

午后的阳光斑驳洒下，他摩挲着母亲留下的梳妆手镜，目光怔然，有微风拂过，落下漫天桃花，他眨眨眼，忽然发现镜面上有了不寻常的变化——

几树桃枝蜿蜒而出，凌风绽放，景象生动鲜活，花瓣艳丽得像要穿透镜面直抵眼前。

而身后依旧是漫天桃花，与镜中之景截然不同，简直匪夷所思。

就在潘岳惊愕不已间，他耳边响起了一声轻笑，一回头，撞入眼帘的竟是一袭灼灼红裳，站在飞花中的女子明眸皓齿，笑声清脆如玉石。

「这面古镜瞧着不错，我很稀罕，你赠予我好不好？」

阳光，微风，桃花，隔空对望的两双眼，时光仿佛静止一般，一切奇幻得似场梦。

这一年的这一天，潘岳在府里的桃花树下，意外地遇见了「桃花仙」。

这是彼时连杨容姬都不曾知道的秘密。

不知从哪冒出来的桃花仙，眨巴着眼看上了他手中商周出土的古镜，笑吟吟地向他讨要，还一副十足公道的模样。

「小哥，我也不白拿你的东西，你看这样可行，我为你达成三个心愿，待到你心想事成，你就把这面古镜送给我好不好？」

虽是荒谬异常，潘岳却还是下意识地就问了出来：「那能让我娘活过来吗？」

稚气的问题自然得不到想要的答案，桃花仙歪着头，笑嘻嘻地说愿望不能太贪心离谱，以后只要有桃花盛开的地方，拿着镜子呼唤她，她就会出来为他实现别的愿望。

多么不可思议，留下承诺的桃花仙倏然消失，树下只回荡着银铃般的笑声，来似一阵风，去也一阵风，若不是古镜里诡艳的景象经久不散，潘岳还以为自己做了场奇妙不可言的桃花梦。

却自那之后，丧母之痛渐渐放下，杨容姬见到的潘岳终于恢复了曾经的笑容，只是手边常常多了一面小巧玲珑的梳妆镜。

潘岳生得好是众所周知，从小就是美男胚子，不足十岁已是身姿清隽，眉目如画，可杨容姬见他如此却忧心忡忡，老想将镜子夺过来，还煞有介事地劝说：「以色事人，能得几时好？」

潘岳想也未想就一指弹上杨容姬的额头：「小丫头懂什么，一边去！」

(二)

桃花仙不再出现，潘岳在桃花树下摩挲着镜子，一时也没什么想要的东西，直到三年后，他遇上了生命中第一次大劫。

他和杨容姬在西郊被绑架了。

那时他们作为庙会被选中的孩子，正穿着金童玉女的戏服，坐在马车里准备前往普仁寺参加庆典，却没想到马车在中途会被一伙匪徒拦截下来。

一掀开车帘，那山匪头子也愣住了：「怎么有两个？」

听上去是有备而来，埋伏已久，只是不知是针对谁，潘岳心跳如雷，紧紧握住了杨容姬的手。

一片混乱中，车夫落荒而逃，匪徒们分不清人，索性将潘岳与杨容姬都蒙上眼睛，一道绑上了山。

山洞里，匪盗头子凶相毕露，恶狠狠地问：「你们两个，谁是潘家少爷？」

说来巧合，因潘岳生得貌美，便被指名扮了玉女，杨容姬则扮了金童，两人恰是反串，又是孩童的年纪，穿上戏服压根不辨雌雄。

此刻绑匪这样一问，潘岳和杨容姬都隐隐明白了什么，还不等潘岳开口，他身后的杨容姬已经冒出个小脑袋，带着哭腔喊道：

「我爹是琅邪内史潘芑，你们谁敢碰我？」

满场一愣，继而所有绑匪哈哈大笑，匪头一把揪出了杨容姬：「老子碰的就是你！」

那是潘岳永远也无法忘却的一幕，绑匪们认定了「潘岳」后就不再管他，他被堵住了嘴，拼命挣扎着，眼睁睁地看着匪头按住杨容姬，将一碗黑糊糊的东西强硬地灌入她嘴里。

墨色的药汁顺着雪白的脖颈流下，杨容姬被呛得不住咳，嘴里却仍是喊着：「求求你们放过我，我爹是潘芑，他会给你们很多钱的.....」

潘岳听得心如刀割，嘴巴却被堵住怎么也说不出话来，水雾一点点模糊眼前，他在心中大声呼唤着桃花仙，可是古镜没带在身上，这里也没有桃花，他根本救不了杨容姬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被灌下了哑药。

是的，哑药，这群丧心病狂的山匪不知受何人指使，不仅要灌哑「潘岳」，竟还要用刀子划花「潘岳」的脸。

「早闻潘家小子皮相生得好，果然秀美得跟个女娃娃似的，可惜可惜.....」

看守他们的匪徒拿着刀子发出感慨，不知是良心未泯，还是一时真下不了手，竟抛了刀子，出去和其他人喝酒吃肉，决定回来再收拾「潘岳」。

就是这把遗落下来的匕首，给了潘岳和杨容姬一线生机。

当背着杨容姬下山时，天色已经全黑了，潘岳浑身都是冷汗。

他们割断了绳子，趁绑匪们喝醉逃了出来，星月迷蒙下，潘岳只在心中庆幸，还好自己「标记」了路线。

上山时他们是蒙着眼的，但他留了个心眼，偷偷将戏服上的花边撕下，一片一片地洒了一路，花边里掺了磷粉，如今在夜色中闪闪发光，正好派上了用场。

顺着记号一路下山，潘岳背着杨容姬一刻也不敢耽误，夜风拂过他的发梢，他不住数落着杨容姬，数落到最后却哽咽了喉咙：

「你不是挺聪明的嘛，干嘛要冒充我，真变成哑巴就好玩了，简直笨死了！」

杨容姬伏在他背上，声音比脸色更苍白，已经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只能断断续续地嗫嚅：

「笨一点才好.....姑娘家的.....不能太聪明.....聪明得惹人厌.....」

这番话如今再听来只叫潘岳五味杂陈，他知道杨容姬在与他玩笑，有心宽慰他，他却笑不出来，只觉心头酸胀得不行，吸吸鼻子，湿润了眼眶：「死丫头，真讨厌！」

夜愈凉，风愈急，星野之下，杨容姬在潘岳背上忽然喊了句：「檀奴.....哥哥。」

潘岳应了后，杨容姬又不说什么，只是用嘶哑的嗓音又接着喊了声，潘岳于是又接着应，一声又一声中，潘岳早已明白过

来，泪流满面。

一个害怕以后再也喊不出来，一个害怕以后再也听不到了，无以名状的哀伤就那样铺天盖地涌来，笼罩着月色下两个紧紧贴近的身影。

不知道跌跌撞撞地摔倒了多少次，又一路喊了多少遍，直到最后杨容姬终于发不出一声声音，急得揪紧潘岳的衣领，大颗的泪水砸在他后背上，潘岳也彻底崩溃了，一边踉跄跑着一边泣不成声：

「在呢在呢，檀奴哥哥一直在呢，你别害怕，哑了也没有关系，檀奴哥哥照顾你，檀奴哥哥会照顾你一辈子的.....」

擦伤的手臂渗出点点殷红，眼泪混杂着鲜血，交织成了那一夜永不可磨灭的回忆。

（三）

像做了好长一场梦，杨容姬醒来时，绑匪们已被抓到，山上的老穴被官府一锅端了，供出的幕后指使不是别人，正是潘岳的后娘。

蛇蝎心肠的续弦妇，忌恨这个继子的才名与美貌，唯恐危害到将来自己孩子的利益，不惜铤而走险，却没想到事迹败露，反将自己送进了大牢。

纷纷扰扰平定后，最大的受害者却是杨容姬，大夫诊治了好些日子后，终是遗憾宣布，她声节尽毁，不可能再治好了。

当日潘岳就跪在了杨父面前，磨破嘴皮硬是说下了门亲事，一门他和杨容姬的亲事。

杨容姬急得满脸通红，冲来看她的潘岳砸枕头，不住比划着：「我不想嫁给你，你快去找我父亲取消婚约.....」

婚约当然没有取消，潘岳只是守在杨容姬床边，问了她一个问题：「笨丫头，你相信奇迹吗？」

杨容姬蒙在被子里不理他，下一瞬，被子却猛地被人扯开，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潘岳与她鼻尖对着鼻尖：

「奇迹就是桃花盛开的时候，你能再次开口喊我『檀奴哥哥』，你信不信？」

极轻极缓的一句话，却叫杨容姬怔住了，长睫微颤，只对上头顶那双亮若星辰的眼睛，心跳如雷。

潘岳没有骗杨容姬，哑巴重新开口说话这件事一度成为街头巷尾一桩奇谈，杨家只当祖宗显灵，热泪盈眶中，没有人知道，有一个少年为此用掉了第一个愿望。

桃花仙问潘岳，值得吗？

潘岳手抚古镜，还沉浸在杨容姬叫出那声久违称呼的欢喜中，他抬起头，唇角微扬，在暖阳下笑得比桃花还要好看——

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事情了。

生死关头才明白的东西，怎么舍得失去？

转眼又是几年过去，如果说潘岳的才名是人尽皆知，那么他的美貌就是倾动全城，甚至还引来祸事。

说来好笑，他时常喜欢坐车到洛阳城外游玩，不少妙龄姑娘见了，都会怦然心动，拿水果来投掷他，使得他每每满载而归，久而久之便传出「掷果盈车」一说，而有个叫张孟阳的书生相貌奇丑，也学着潘岳的样子去郊游，但每次出门，妇人就往他车上吐唾沫，扔石头，回家时倒也算满载而归，不过载的都是石头。

杨容姬听后很是同情那位书生，潘岳却忍俊不禁，装模作样地掏出镜子照了又照，看得杨容姬摇头笑骂：「绣花枕头！」

彼时他们笑闹间都没有想到，那个叫张孟阳的书生会因此怀恨在心，偷偷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那时一位侯爷携家眷途经洛阳城，侯爷的千金是个重达两百斤的胖郡主，却偏偏最喜美男，辣手搜罗「后宫」无数，那张孟阳赶紧抓住时机，不怀好意地将潘岳的画像递了上去，胖郡主果然一见钟情，当即命人上了潘家提亲。

这简直是一门得罪不起的权贵，潘家上下愁云密布，潘父又气又无奈，指着潘岳就骂：「叫你平日出门张扬，也不知戴块面纱遮遮，长成这样怪得了谁？只可怜了杨家丫头，恐怕要辜负她了，趁早去杨家退了婚事才行。」

退婚？开什么玩笑，潘岳当即变了脸色，一夜无眠。

窗外明月高悬，桃花纷飞。

(四)

玉面潘郎病倒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洛阳城。

听闻是夜感风寒，不知怎么发出了一身水痘，就连脸上也是密密麻麻，渗人得慌。

消息一传出，那胖郡主就亲自带了大夫来诊治，她只当潘岳使诈逃婚，谁知那神医看过后抚须长叹，直道可怜可怜，潘岳已是病入膏肓之相，恐命不久矣。

胖郡主仍将信将疑，掀开屏风进去一看，才和病床上的潘岳打个照面就一声尖叫，吓得转身就逃，一口气跑出潘府，扶着大门差点要吐出来。

「太丑了太丑了，恶心成那个样子真是看一眼都要做噩梦……」

潘岳究竟毁容成什么样？不仅吓跑了胖郡主，连府里送饭的丫鬟都不愿多靠近一步，唯独不顾家里劝阻来看他的杨容姬，坐在床边泪眼婆娑。

「怎么会这样，好端端的，怎么就命不久矣了……」

潘岳猛咳了几声后，眨着无辜的大眼睛：「丫头，你不嫌我丑吗？」

杨容姬哭得更厉害了，死劲掐了下潘岳的手心：「说什么胡话呢，你从前就有多好看吗？我怎么不觉得，丑一点好，男孩子家的不能太好看，好看得惹人厌。」

竟拿小时的话反过来呛他，潘岳想笑，却只觉眼眶酸酸的，不禁伸出手抚向杨容姬的长发，意味不明地叹道：「真是一如既往的傻啊。」

事实证明，杨容姬不但傻，满城的人都觉得她已经疯了。

杨父劝她退婚，潘父也劝她退婚，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劝她再寻良配，她自个倒好，居然风风火火地去准备嫁衣了。

杨父气得要拿家中烧火棍打她，她被逼急了，直接攀上府里阁楼，作势要往下面的荷花池跳。

「自小相伴的情意，哪是说断就能断的，即便是做未亡人，我杨容姬此生此世也唯潘岳不嫁！」

这番掷地有声的话传遍了洛阳城，人人唏嘘不已，病榻上的潘岳却悄悄泪湿了枕巾。

婚礼筹办的期间，人们开始常常能看到杨容姬陪潘岳驾马去城郊踏青，许是回光返照，潘岳的精神一直不错，只是从前「掷果盈车」的画面不复存在，那些曾经口口声声「潘郎，潘郎」的姑娘们都躲得远远的，唯恐看上一眼遭了晦气。

潘岳与杨容姬却都若无其事，照旧谈笑风生，全然不管旁人的眼光。

只是当马行郊区，斜阳西沉时，潘岳会郑重地问杨容姬，当真想清楚了吗？每每这时，杨容姬总会抱紧他的腰，紧紧贴在他的后背，什么也不说，只轻轻问一句：

「檀奴哥哥，你见过长虹贯日吗？」

那么美的虹光，穿日而过，盛大又短暂，即使当年懵懂如她，也觉说不出的撼人心魄，隐隐体会到人生的许多真谛。

潘岳不明白，杨容姬也不解释，只握住他的手，一指一指地缠绕，在风中与他相视而笑，像是一辈子也不会松开。

那是场全城瞩目的大婚，当一袭喜服的潘岳携杨容姬之手步出时，满场顿时发出了惊叹，盖头下的杨容姬不明所以，只当毁容后的潘岳吓到了众人，心里不禁一酸。

直到新房里潘岳挑开她的盖头，她缓缓抬眼，整个人却是震住了，这才明白为什么——

烛火映照下，那袭身影嘴角噙笑，墨发修眉，丰神俊美，看得直如天人。

「昨夜仙人托梦于我，说为你真挚情意所感动，便大发善心治好了我的病，教我二人举案齐眉，白头偕老。」

这番玄而又玄的胡说杨容姬如何相信，又惊又喜中还想再问，却稀里糊涂地被潘岳卷入了帘幔中，熄了灯烛，绯薄的唇贴在她耳畔吹了口气，痒得她缩了缩脖子。

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的夫人了。」

修长的手指解开她的衣带，向里探去。

暖烟缭绕中，风拍窗棂，外头桃花三两纷飞，夜色中仿佛传来女子的轻笑，一场假病真心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好戏终于落下帷幕，她也可功成身退了。

这一年，潘岳与杨容姬正式结为夫妻，从儿时的相识，到年少的相伴，再到婚后的相守，有着盛世才名，玉树之貌的潘岳一辈子也只娶了一位妻子，潘杨之好渐渐传为一段佳话，不知羡煞了多少人。

(五)

杨容姬跟随潘岳来到河阳县就职时，恰是寒冬，冰天雪地里，上下一白，草木衰败，无尽萧条。

潘岳放眼望去，眉头紧锁，杨容姬从马车里探出身子，为他披上一件貂裘，眉眼温柔。

「檀奴，这里山远地偏，安安静静，其实也是个不错的地方，一家人在一起就很好了。」

潘岳握住她的手，深吸了口气：「你知道的，我想要的，不仅仅是一个河阳县令。」

冷风迎面吹来，拂过杨容姬的长发，她眨了眨眼，见潘岳又埋头摩挲起了怀里的古镜，不禁别过头，望向远山长空，微微失神。

婚后杨容姬在一件事上与潘岳有了分歧。

她其实并不喜欢她的檀奴哥哥当官，彼时西晋朝堂派系纷争，错综复杂，站错哪一边都不是好玩的。

但年轻气盛的潘岳有才有貌，更有凌云之志，一心只想往官场里钻。

杨容姬总觉得他太过执拗，过驱功名，两人在这个话题上每每不欢而散。

也不怪潘岳自觉怀才不遇，他的美貌并没有给他带来仕途上的一帆风顺，反遭小人忌恨，诬为只有皮囊的「小白脸」。

那时他在宫廷派系斗争中，辛辣地题书道词，得罪了当时「竹林七贤」之一的山涛等人，山涛就在皇上面前说：「潘岳之美，并不是真美，化妆术而已，以小计即可识破。」

皇上于是听了山涛的计谋，在烈日炎炎的夏天，宣他穿冬衣上朝，当时他与杨容姬都觉得事出蹊跷，还以为有什么祸事临头。

当他急匆匆换上冬天的朝服，顶着烈日来到殿外，等旨面君时，皇上却许久都未召见他，好不容易见到了皇上，这时的他已是汗流浹背，朝服都湿漉漉的了。

谁知皇上盯了他半晌，竟然放声大笑，只因他脸面经过汗水的冲刷，不但没有半点粉脂痕迹，反而愈加显得肌肤凝脂，玉面粉色，皇上激动地直与身边人说，潘岳之美，果然是空前绝世，名副其实。

他这才得知原委，心中说不出是何滋味，回家后就气冲冲地将自己关在了房门里。

这种事情并不是一次两次，官场复杂的地方还多了去，一步都行错不得，后来果真又有小人作梗，害得潘岳滞官不迁多年，如今才得到来河阳县上任的机会。

漫天飞雪中，杨容姬忧心忡忡，想起这些年陪潘岳经历过的种种事情，只觉身心俱惫。

她其实只想与他过万家灯火，平平淡淡的生活，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她的檀奴哥哥醉心名利，应酬的次数越来越多，陪她的日子越来越少，甚至连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都没来得及赶回。

记忆里那个皎如明月的少年，不知何时起，在官海沉浮里被磨得面目不清，身影渐行渐远。

风雪呼啸，杨容姬忽然转过身，在潘岳惊诧的目光中，伸手轻轻揉开他皱住的眉头。

她叹息着，长发飞扬，眸里隐含波光，依然是旧时的问题，却已不是旧时的心境——

檀奴，你见过长虹贯日吗？

(六)

来到河阳县第一年，潘岳不仅政绩非凡，还令全县都种上了桃花。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三月春风里，满县美不胜收，潘岳名声四起，还传出了「河阳一县花」、「桃花县令」等雅称。

但他自己却常常醉倒在桃花树下，摩挲着古镜，一遍又一遍地问，你为什么不出来？你不是神通广大吗？你出来见我啊！

很多年以前，他初入仕途，踌躇满志，在月下唤出桃花仙，想要许下第三个愿望。

他要步步高升，要飞黄腾达，要攀上权力的顶峰，他想让桃花仙助他一臂之力。

但桃花仙竟然拒绝了他，那袭红裳依旧艳丽如初，坐在枝头晃着脚，裙摆随风舞动，对他说了年幼初见时就说过话，愿望不可太贪心离谱，他想要的太多，她帮不了他。

他有娇妻有爱女，何苦再去官场趟那滩浑水，搅得一身脏。

简直像疯魔了般，桃花仙越是这样说，他就越是想得到名利，最后甚至闹得桃花仙不愿再出来见他了。

可他如今怎么甘心，怎么甘心就此收手，怎么甘心只留在河阳县当区区一个县令？

风吹桃花，在又一次醉倒树下时，潘岳随手砸碎酒瓶，绯红的脸颊望向头顶枝梢，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。

赶来的杨容姬恰好看见那双眸里射出的精光，多年枕边人，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他，她心下一沉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府里就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——

桃花树下设下的阵法捉住了一只妖精！

闪烁的光圈中，一袭红裳的女子被困在里面，凄唤着挣脱不得。

圈外站在法师旁的潘岳一拂袖，握着古镜冷笑不止：「我果然没猜错，你哪里是什么桃花仙，不过是只被困在镜中的桃魅！」

他翻遍古籍才寻得蛛丝马迹，不动神色地请来法师，想方设法逼出她，便是彻底撕破脸皮，不择手段也要实现自己的目的。

一番选择说得明明白白，她只有两条路，如果不愿助他，他就将她烧得灰飞烟灭。

这可怕的威胁不仅吓到了阵法里的「桃花仙」，也吓到了赶来的杨容姬。

她难以置信地望着潘岳，身子止不住地颤动着，仿佛在打量一个陌生人，而阵法里的「桃花仙」亦是悲愤不已。

妖魅单纯，与人类交易，以此换得寄身古镜，只有持镜之人心甘情愿将古镜送与她，她才能脱身，却没想到贪念无穷，彼时阳光下那个纯真无邪的孩童会被功名蒙住双眼，变得如此陌生与可怕，让她反遭其害。

「我给你三日时间考虑，三日后若还想不通，就休怪我不念旧情！」

厉喝划破长空，惊起飞鸟四散，阵法里的「桃花仙」与阵法外的杨容姬目光交汇，同时煞白了一张脸。

潘岳没有等到第三天，因为第二天清晨，困在阵法里的桃魅就消失了，随之消失的还有那面跟了他几十年的商周古镜。

是前一夜杨容姬拉着他饮酒，将他灌醉，偷了古镜，放了桃魅。

对于这一切杨容姬供认不讳，她拉着潘岳的衣袖，眸含泪光，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再执迷不醒了，「桃花仙」说得没错，是他贪念太重，过趋功名，况且她还是成全他们这段姻缘的恩人，他们怎么能恩将仇报呢？

这些话从前潘岳就听不进，如今更是气得丧失理智，浑身发抖地一掌挥去，杨容姬立刻就红肿了半边脸。

这是他第一次对她动手，那道纤秀的身影摔倒在地，久久未动，空气仿佛凝固一般。

许久，颤着手的潘岳才回过神来，又悔又恨，痛心地望着杨容姬，嘶哑了声音：「你究竟明不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？」

杨容姬颤了颤，缓缓抬起头，脸上泪痕交错，神情却是痴惘，四目相对间，她不去回答潘岳，反而逐字开口，问了这些年问过无数遍的一句——

「檀奴，你见过长虹贯日吗？」

(七)

杨容姬的身子愈发不好，自从放走「桃花仙」后，潘岳就更加频繁地在外活动，便是回府，也难得去看她和孩子，只一心关注着朝堂动向，该将赌注投在哪一边。

自古党派之争就残酷无比，杨容姬劝不住，不知是心灰意冷，还是心力交瘁，在河阳县又一场大雪降临时，她病情忽然加重，连夜咳血，那时潘岳还在外头应酬，当接到消息快马赶回时，杨容姬已是弥留之际。

踉踉跄跄地奔到床前，潘岳长睫上的雪花都还没融化，他颤抖着身子握住杨容姬的手，不敢相信，却又不得不信。

「求求你别走，我回来了，檀奴哥哥回来陪你了……」

滚烫的泪水砸在那张苍白的脸上，杨容姬笑得虚弱，潘岳却哭得撕心裂肺。

他总以为日子还有很长，总以为陪她的时间还有很多，总以为她留在他身边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，理所当然到从没想过有一天，她竟会忽然离他而去，抽身得他措手不及，痛彻心扉。

外头大雪纷飞，像当年刚来河阳县时一样，她为他披上貂裘，对他说：「檀奴，这里山远地偏，安安静静，其实也是个不错的地方，一家人在一起就很好了。」

大风呼啸中，潘岳不管不顾地奔入雪地，奔到桃花树下，血红了双眼，疯狂地大喊着：

「出来，出来救救她！我还有第三个愿望，求求你救救她！」

凄厉的声音回荡在夜空中，潘岳不会知道，早在杨容姬放走「桃花仙」时，她就替他许了第三个愿望。

大雪纷飞的黑夜里没有光，没有桃花，没有回应，泣不成声的潘岳终是跪在雪地里，五指绝望地深深插入雪中。

「檀奴，你见过长虹贯日吗？」

她在临终前依然这样问他，他泪如雨下地摇头，那双渐渐涣散的眼眸便望向虚空，仿佛瞧见了什么，露出了最后的一笑。

「不！」一声凄唤划破长空，久久回荡在夜色中。

古钟悲鸣，灯灭茶凉，窗外一道身影一闪而过，风里依稀传来女子的叹息。

这一年，潘岳三十二岁，在河阳县纷飞的大雪中，失去了挚爱的发妻杨氏。

许是没有母亲的呵护，又许是上天的惩罚，不久后他们的幼女潘金鹿也病逝，儿子亦于襁褓中夭折。

潘岳有过的一儿一女都离他而去，从此世上剩他孑然一人，无妻无后。

他并未续弦，也未纳妾，只在无尽的思念中，写下了三首流传千古的《悼亡诗》。

如果历史在这里止步大概还算仁慈，遗憾的是几十年后，宫廷纷争剑拔弩张，潘岳卷入八王之乱中，遭人陷害，连累潘氏宗

族满门抄斩，应验了妻子杨容姬一直以来的担忧。

却连潘岳自己都没想到，行刑前一夜，死牢外闪过一袭红裳，他眼前一花，抬头便看见了故人。

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桃花香，女子明眸皓齿，周身荧光飘洒，笑得一如当年。

「小哥，别来无恙。」

(八)

「他一生醉心功名，虚苦劳神，我劝不住他，唯一能做的只是希望他能有个好结局，官场风云难测，若日后他陷入绝境，盼桃花仙能救他一救，让他不至于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。」

山崖上大风烈烈，一袭红裳的「桃花仙」掏出古镜，叹息着将杨容姬放走她时，替潘岳许下的第三个愿望娓娓道来。

还穿着囚服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潘岳，跌跪在地，老泪纵横。

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

那声「檀奴哥哥」仿佛还响荡在耳畔，他忽然想起多年前他问她，究竟明不明白他想要的是什么。

如今浮沉一世，恍然回首，他才发现，其实不明白的人是他自己，那个站在旧时光里，倚廊浅笑，轻轻唤他「檀奴哥哥」的

小姑娘，其实看得比谁都清楚，所以才会用心良苦地替他布下这样一条后路。

可惜明白得太晚，一切都太晚了。

远处青山苍茫，浩浩长风，天地间他却无儿无女，无妻无家，满门尽灭，时光荏苒，只叹隙中驹，石中火，梦中身。

檀奴，你见过长虹贯日吗？

她一次次这样地问他，从年少夕阳中驾马，到雪夜弥留阖目，只因他不记得的幼年时光里，他们有一次山中采花，落下一场大雨，在山洞里避雨时，外头雨过天晴，天边出现了一道绚丽虹光。

那时他在她身边睡着了，而她却被那道虹光深深吸引，震撼得说不出话来。

那样盛大而短暂的美丽，让人挪不开目光，只觉一生之中美好之物太多了，而清风拂山岗，天霁花如烟，他在，她在，他们共同拥有当下的点点滴滴，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？

「你如今还不明白她的意思吗？」

风声飒飒中，「桃花仙」一声叹息，跪在崖边的潘岳已听得泪流满面。

红袖一拂，荧光飘洒中，一道长虹横跨山崖，穿过天际，撼人心魄。

「长虹贯日，长虹贯日……」

泪水呢喃着落下，迟来大半生的感悟，他终于明白，透过霞光，往事历历在目——

当年以为他毁容命不久矣时，城郊驾马，她环住他的腰，在暮色四合中轻轻问他；

初到河阳县，他心有不甘，愁眉紧锁，她为他披上貂裘，在冰天雪地里又问他；

放走「桃花仙」他勃然大怒，一掌挥去，她摔倒在地，抬头泪痕交错，依然问他；

直到弥留之际，他握住她的手，她笑容苍白，目光里饱含眷恋与不舍，仍旧在问他；

……

几十年来，哪一桩哪一次不是在提醒他？

他在，她在，生命中有那么多美好的「长虹贯日」，珍惜眼前人，珍惜眼前事，学会放下与拥有就很好了不是吗？何苦执念深种，在浮沉一世中不得解脱，错过那么多本应相守相依，举案齐眉的美好岁月。

为了追逐遥不可及的天上明月，而放走了掠过生命的人间飞鸿，他的傻姑娘才不傻，自作聪明的一直是他。

时至今日，他所能忆起最快乐的时光，竟然是幼时和她嬉闹，打翻墨砚，挨了先生的训，两人一起罚站在午后光影下，他只觉丢人，她却拉他衣袖，仰起小脸，微眯了双眸：

「阳光真好，就这样一直站着也不错呢，檀奴哥哥，你说是不是？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